

# 《徬徨·祝福》——淺談魯迅之鄉土關懷與民族意識

李孟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

## 一、前言

魯迅曾經發表過不少關於反對整體傳統的言論，其激烈的程度，相當符合林毓生先生所謂的「全盤性反傳統主義」，其時間一直綿延至 30 年代，與胡適的「全新全意現代化」、陳獨秀之「倫理的覺悟」、吳虞的「打倒孔家店」等所謂反「舊道德舊倫理」的言論互相呼應，因此並非一時偏激憤慨之語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又發現，魯迅與中國傳統的牽連既深遠且廣闊，無論從思想上、人格上、審美情趣，甚至到藝術手法等，幾乎都有受到傳統影響的脈絡可尋。夏志清先生早已經指出，鄉土一直是魯迅重要的創作泉源；所以如此，是因為魯迅對鄉土的人情和生活方式，始終有眷戀難捨的鄉愁情結。「吶喊」式的批判，與「徬徨」式的眷戀，常常糾纏並生，在鞭撻「國民性」的同時，魯迅並沒有抹殺鄉土傳統中溫厚清純的一面。因此，文中先對引發當時學者緊張之來源作出陳述，並且對小說中描繪的人物——「鄉民」以及「知識份子」作出分析，接著探討內心悲觀的魯迅，在面對中國的未來的大時代上，是否在心理上仍然存在希望。

## 二、文本探討

### (1) 緊張的壓力來源：

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分裂性緊張，主要是由於西方「價值」與民族「歷史」上的衝突。知識份子雖然都在理智上贊同近代西方的啟蒙運動價值觀，例如科學、民主、進步等，但在思想與情感上，仍然留戀著中國光輝的過去，於是，知識份子們便會陷入了傳統與反傳統的衝突之中。這類的自相矛盾，也突顯了西方世界所帶來的「現在性」，終究對於中國而言，只是一種虛幻的思潮：

法國詩人波德萊爾以預言家的口吻對現代性做了一個天才的描述：「現代性就是短暫、瞬間即逝、偶然」，是「從短暫中抽取出永恆」。<sup>1</sup>

---

<sup>1</sup> [美國] 大衛·庫爾珀 (David Kolb) 著，周憲、許鈞主編：《純粹現代性批判——黑格爾、海德格爾及其以後》，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4)，頁 1。

這一類對於過去的留戀，可以看作是根深蒂固的習俗，也因為如此，在面對這「從短暫中抽取出永恆」時，更加深了內在衝突與分崩離析。「祝福」是江南一帶年終謝神祭祖的一個習俗，假如單從字面意義上作觀察，這樣的習俗所蘊含的顯然是歡樂而且正面的情感，然而在小說中所透露出來的情緒波瀾，所呈現的，卻是滿滿的哀戚。

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，村鎮上不必說，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來。灰白色的沈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，接著一聲鈍響，是送灶的爆竹；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，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，空氣裡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。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。雖說是故鄉，然而已沒有家。<sup>2</sup>

從「灰白色的重的晚雲」以及「一聲鈍響」我們可以看出來，在對於故鄉的描寫上，魯迅採用了極為沈重的詞語，透露出了內心的徬徨，而「舊曆的年底」，也透露了當時的溫度，呈現了一年冬季最冷的時候。就常理而言，回到故鄉應當是值得高興的事情，然而，作者在小說的一開頭，卻採用了如此灰暗的色彩調性，從此之中便能夠觀察出，在魯迅的內心之中，「傳統」所代表的意義究竟是多麼的沉重。「雖說是故鄉，然而已沒有家。」也將魯迅自我的立場突顯了出來，單單是個是故的局外人。

## （2）鄉民所代表的形象：

「徬徨」式的作品，顯然是表現著孤獨、焦慮、疑懼、不安，代表著現代人的情緒特徵；對傳統也不再只是勇往直前的攻伐破壞，而是上下求索。然而，在求索的過程當中，又不時流露出對傳統文化中某些特質的眷戀。在這一類的作品上，對傳統文化都做了深入的思考，而不僅是做淺層的社會現象批判。可見，魯迅在標榜西方價值的同時，其實並沒有放棄對於傳統文化之再生的求索，也因為如此，魯迅對自己的「吶喊」式作品，總是帶著幾分的懷疑和自嘲。然而在〈祝福〉之中，我們卻幾乎看不見對於傳統文化的眷戀，更多的是對於鄉民的負面形象之描寫：

這故事倒頗有效，男人聽到這裡，往往斂起笑容，沒趣的走了開去；女人們卻不獨寬恕了她似的，臉上立刻改換了鄙薄的神氣，還要陪出許多眼淚來。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，便特意尋來，要聽她這一段悲慘

---

<sup>2</sup>魯迅著：《徬徨》，（上海：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25），頁 22。

的故事。直到她說到嗚咽，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，嘆息一番，滿足的去了，一面還紛紛的評論著。<sup>3</sup>

祥林嫂在自己的兒子被狼吃了後，逢人便說這件傷心事，然而那「滿足的去了」可以看出魯迅對於鄉民態度的嘲諷；這裡也顯示出了，在五四時期的某種形式的暴力，這樣的暴力是精神上的，並且是以言語態度作出壓迫的，這樣的精神暴力不僅壓迫著知識份子，同時，知識份子也以相似的態度回應了鄉民。如同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所提及的「暴力批判」，魯迅的小說在這裡，似乎也呈現了一定程度的暴力批判：

暴力批判的任務可以概括為解釋暴力與法律和正義的關係。一種起因無論如何有效，只要它進入道德關係，就會變成地地道道的暴力。這些關係的範圍是由法律和正義來界定的。<sup>4</sup>

原先鄉土的關懷情感早已消失，祥林嫂所能得到的，僅僅是輕蔑的眼光，維繫整個鄉鎮中的正義早已蕩然無存，魯迅透過小說的批判，解釋了鄉民與鄉土之間的暴力行為，將人們本來既定認知中的純僕敦厚作出了反面揭示，在整個魯鎮中，所留下的，幾乎全是冷眼旁觀以及冷嘲熱諷。

我想，妳不如及早抵當。妳到土地廟裡去捐一條門檻，當作妳的替身，給千踏，萬人跨，贖了這一世的罪名，免得死了去受苦。<sup>5</sup>

「贖了一世的罪名」。祥林嫂犯了什麼罪，何苦要她贖一世，魯迅於此所要揭示的，正是「禮教殺人」的殘酷，而在文本的最後，以鄉民們「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」作出了最大的反諷，這種集體式的迫害，更突顯了肇事逃逸的心理，全村對祥林嫂的惡行，就因為所有人都這樣認為，而祥林嫂就該被犧牲，成了給魯鎮人們無限幸福的牲禮。

而真正對祥林嫂出現重大改變的，則是那個起初關心她的四嬸，在最早不顧魯四爺的反對，收了祥林嫂作女傭，而在其被家鄉人捉走後，也屢屢表示關心，然而在祥林嫂第二次回魯鎮時，那態度卻是出現了極大的轉變，這轉變也逼著祥

---

<sup>3</sup>魯迅著：《徬徨》，（上海：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25），頁 37。

<sup>4</sup>〔德國〕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著，陳永國、馬海良編：《本雅明文選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 325。

<sup>5</sup>魯迅著：《徬徨》，（上海：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25），頁 39。

林嫂走上了悲劇的道路：

「你放著罷，祥林嫂！」四孀慌忙大聲說。

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，臉色同時變作灰黑，也不再去取燭臺，只是失神的站著。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，教她走開，她纔走開。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，第二天，不但眼睛窈陷下去，連精神也更不濟了。而且很膽怯，不獨怕暗夜，怕黑影，即使看見人，雖是自己的主人，也總惴惴的，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，否則呆坐著，直是一個木偶人。不半年，頭髮也花白起來了，記性尤其壞，甚而至於常常忘卻了去掏米。

「祥林嫂怎麼這樣了？倒不如那時不留她。」四孀有時當面就這樣說，似乎是警告她。<sup>6</sup>

祥林嫂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說是完全的孤立無援了，她離鄉背井的來到魯鎮，本來以為能夠有個好的生活，然而命運卻是如此坎坷；然而從這裡可以觀察出，魯鎮的人其實並不將祥林嫂當作自己人，鄉土是具有地域性的，外來的祥林嫂對於魯鎮的人而言，並非屬於這塊土地，魯迅作出這樣描寫的目的，就是在批判中國人在其心態是如此自私的劣根性。

### （3）知識份子存在的反諷：

文中的第一人稱敘述便是這名知識份子，一直以來，中國對於職業貴賤的分類有著士農工商的傾向，而魯迅便是在文本中對知識份子作出了批判，目的在於打破傳統對於知識份子屬於上層階級的觀念：

他比先前並沒有什麼大改變，單是老了些，但也還未留胡子，一見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後說我「胖了」，說我胖了」之後即大罵其新黨。但我知道，這並非借題在罵我：因為他所罵的還是康有為。<sup>7</sup>

從評斷康有為這類新黨的行為可以看出，魯迅已然觀察到了鄉土文化與新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，對於鄉民而言，這樣的新文化是一種突然且強力的介入，從五四的思維觀察，拒絕了新思想而鞏固傳統的想法是錯誤的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單純：

<sup>6</sup>魯迅著：《徬徨》，（上海：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25），頁41。

<sup>7</sup>魯迅著：《徬徨》，（上海：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25），頁22。

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，邁開步便走，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，心裡很覺得不安逸。自己想，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。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，感到自身的寂寞了，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？——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？倘有別的意思，又因此發生別的事，則我的答活委實該負若乾的責任……。但隨後也就自笑，覺得偶爾的事，本沒有什麼深意義，而我偏要細細推敲，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著神經病；而況明明說過「說不清」，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，即使發生什麼事，於我也毫無關係了。

不僅僅將焦點放在舊一代的知識份子，對於新一代的知識份子，魯迅也提出了質疑，「說不清」便是一個證據，也諷刺了知識份子的自保心態。

但是我總覺得不安，過了一夜，也仍然時時記憶起來，彷彿懷著什麼不祥的預感；在陰沉的雪天裡，在無聊的書房裡，這不安感愈加強列了。不如走罷，明天進城去。<sup>8</sup>

從上面這段敘述可以看見，知識份子明知到事情發生了異狀，卻依然不願意採取行動，「不如走罷」更顯示了其無擔當的個性，也與之前的「說不清」相互印襯。新的思潮與文化真的能夠給中國帶來希望嗎？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如此，然而從魯迅的描繪中所看到的，卻是更多的徬徨，究竟什麼樣的文化才是中國應該擁有的，對於五四的學者們而言，新文化是唯一並且應該全力追求的答案，然而魯迅看到了這樣的改革不是絕佳的辦法，但對於是否有更恰當的改革方式卻又是那麼無能為力，也看出了魯迅對於以往高高在上的知識份子作出了批判。

靈魂的有無，我不知道；然而在現世，則無聊生者不生，即使厭見者不見，為人為己，也還都不錯。我靜聽著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，一面想，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。

「漸漸舒暢起來」反應了知識份子那冷酷的心理，無擔當的自保心態，使得知識份子不在乎現世的情況，而只是對自我安慰的追求。

#### （4）沉重陰鬱的時間觀：

---

<sup>8</sup>魯迅著：《徬徨》，（上海：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25），頁26。

未來的概念對於魯迅而言似乎是不存在的，「萬不可做將來的夢」是魯迅在演說〈娜拉走後怎麼樣〉時對人們所作出的呼籲；而過去的概念，從〈祝福〉中可以明顯觀察出，「祥林嫂」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，文本中對於祥林嫂作出正式的描述，是從她死之後後才開始的，而且是採用「回憶」的敘述方式：

然而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生事跡的斷片，至此也聯成一片了。  
她不是魯鎮人。有一年的冬初，四叔家裡要換女工……<sup>9</sup>

從文本中的遭遇來看，祥林嫂扮演了極為悲劇性的角色，而這正是符合魯迅對於中國人那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爭」的心態，因此，這樣的中國人只能存在於過去，魯迅把焦點置於現在，也是因為其極為悲觀的想法所致，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內心，才會有徬徨出現，對於傳統與新文化的掙扎，魯迅的內心出現了痛苦的矛盾，也顯現出知識份子對於社會的無能為力。在魯迅的自身經驗中，雖然他是反孝道反家庭觀念，但他一生都在維護家庭制度，這也是他所以提出了「作一世的犧牲」，祝福代表了需要牲禮祭品，魯迅與祥林嫂就是這樣的角色，然而犧牲之後呢？一世代表了現在，是否能夠解釋魯迅有未來的希望，一切都需要更複雜的探究，也顯示魯迅的複雜性。

### 三、 結論

從文本中可以看出魯迅內心的極度陰鬱悲觀，同時也反映了其對中國未來走向的價值觀，無論是〈狂人日記〉也好，〈祝福〉也罷，魯迅對於鄉土的觀察與描寫，尤其是在「人」上，已經出現了極為負面的形象，而在其筆下犧牲的，就是類似「祥林嫂」這樣典型的悲劇性人物，使得其作品總是呈現出悲觀的沉重意象，只是魯迅所作的，似乎沒有達到西方文學中，「悲劇淨化人心」的境界，更多的，反而是對於鄉土的負面描寫陳述，這也是較為美中不足的地方。儘管如此，對於五四時期的學者們而言，他們皆普遍存在著一種意識形態，也就是中國的過去必須破壞，魯迅自然也知道要破壞舊有腐敗的傳統，然而，魯迅卻於此之中陷入了徬徨，從這之中可以觀察出，魯迅的目的，並不單純只是要毀滅傳統，而是要對已失效的傳統機制作徹底的破壞，為民族之「文藝復興」鋪路，只是這樣的鋪路必須著眼於「現在」，那遙不可及的未來，對於魯迅而言即是沒有意義且毫無價值的。

---

<sup>9</sup>魯迅著：《徬徨》，（上海：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25），頁 28。

#### 四、參考書目

魯迅著：《徬徨》，上海：文化生活出版社，1925。

〔美國〕大衛·庫爾珀 (David Kolb) 著，周憲、許鈞主編：《純粹現代性批判——黑格爾、海德格爾及其以後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4。

〔德國〕瓦爾特·本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著，陳永國、馬海良編：《本雅明文選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9。